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四一.

待我由岑寂中醒來時，月光、燭光都消失了。房中黑得出奇，只有屋頂瓦片間漏下的點點寒光。朦朧中，我看到菲力與白蒂擁臥在一堆。我還在幻境吧？方才那場盛會呢？那一屋子的人呢？還有她！凱洛琳！她在哪裡？我一驚！她走了！所有的人都走了！這不可能是真的！我試著站起來，搖搖頭擺擺手，麻醉感已經完全消失了。

她還沒有與我道別！就這樣一去不返了？有這麼殘忍？明知我在痴痴地等著！在場的每個人，連漢斯、瑪莉露，她都辭別過了！難道我們的情誼還比不上初識的陌生人？

我還不死心，跑到她房中，早已人去鋪空，只有沙爾索仰臥而眠。頓時，失望、怨恨一齊湧進了胸膛。原來她只是在玩弄我，敷衍我，最後一走了之！

心中充滿了憤怒，我跑到街上，在暗黃的路燈下，搜遍了每一條熟悉的巷道。我難以相信，那麼多的人，竟能在一剎那之間，走得乾乾淨淨！

黑茫茫的大地，沉寂的一片，只剩下一條條冷冷清清、空空盪盪的街道。這是真的嗎？不可能！今天我為什麼要吸大麻？懦弱的人啊！難道一時的麻醉就能換得心靈的平安嗎？

萬一我還在幻境中呢？萬一她還在樓上呢？我這樣在外面跑來跑去，又有什麼用呢？說不定她還沒有走，說不定她決定不走了？

存著最後的希望，我再爬上危樓。從前房到後間，徹底地搜索了一遍，殘酷的事實告訴我，她走了！

渾身冰冷，我崩潰了，衝到浴室中。我把門窗關緊，門縫也用毛巾塞得嚴嚴的。我要盡情的痛哭，我要徹底的宣洩這滿腔的濁流。

我哭得涕淚交流，汗水滿身。我呼天搶地，上蒼何以如此待我？凱洛琳的離去是必然的，我未能佔有她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但是，我苦苦期待著與她最後話別，難道，連這個期望也嫌太過分嗎？

我吞嚥著鹹濕的淚珠，突然，我記起了她的話：「還沒有到道別的時候。」

是嗎？她是不是還要回來呢？或許不與我道別，表示我們還有重聚的一天呢？這話不通，道別又不是訣別。但是，她也說過：「相愛不必長廝守。」

肉體雖不在一起，愛的分量並不因之而減低。是的，她已經長駐我心，我們還道什麼別呢？母親去世時，我並不在她身邊，我又何曾因生死互隔，而沖淡了對她的敬愛呢？

那麼，我在這裡哭什麼？我傷心什麼？我曾對她說，我要的是永恆的愛。而她已經給了我，我還有何要求呢？

不僅是她，我的母親、父親，親戚朋友，在這裡的東尼、尼奧、秀子、甘格、菲力、白蒂，哪個不愛我？每天，我由陌生人的微笑中，吸收了愛的滋養；由日月星辰的光芒中，獲得了愛的泉源；大地承載著我，空氣保護著我，萬物在我身體、感官中進進出出，供給我生命的糧食，難道這些不是愛？

我有幸得到了一切的愛，而我還不滿足。以往我不自知，就是知道了也不肯承認。而這一刻，我憑什麼怨天尤人？

是的，我期待著佔有她肉體的歡悅，但是那又能改變什麼？留住她？像菲力與白蒂一般？與她一起離開這裡？去做什麼？成家立業？

再說，她在過去那個打擊的陰影下，性行為對她而言已經是一種污穢的象徵。愛與性本來就沒有絕對的關連，如果要談愛，為什麼一定要佔有她？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們原來就不是朝著同一個方向。偶然的相逢，本來就該揮揮手，不揚起一絲塵埃。她沒有向我道別，正表示方向雖然不同，她卻不會輕言離開，將長駐我心中，伴隨著我！

記得我們曾經討論到永恆的愛，她問我，什麼是永恆？我順口說：「事物在變，人也在變，但是過去發生的事情，在記憶中永遠不會改變。」她也反問過我：「你能保證未來的你，對記憶的觀感也不變嗎？」

是了，她把我們的愛，鎖進了回憶的寶庫，而我呢？我在這裡傷心什麼？

凱洛琳的離去，給予我這個自命為追求人間真理的人，一個珍貴的訊息：

愛一直存在於宇宙中，唯有懂得愛的人才知道如何珍惜。

這一年的狂歡節，我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但由於一點火花，導引著我直達永恆的宇宙核心。我終於瞭解了，狂歡只是人類渴望愛的表現，不幸的是大多數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愛，更不知道如何去得到愛、珍惜愛。